

Üi 漢字文化共同體到民族國家

——以台灣為個案研究

1. 前言

咱所講 ê 「漢字文化圈」是指 khah 早 bat ah 是 chin koh teh 使用漢字 ê 地區或者國家，包含越南、韓國、朝鮮¹、日本、新加坡、台灣 kap 中國等。

若 ùi Benedict Anderson (1991) 「想像 ê 共同體」(imagined communities) 觀點切入，tī 漢字文化圈 lín，19 世紀以前 lóng 有一種以中國為中心、透過漢字所形成 ê 「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」(an imagined Hanji cultural community)。Chit 種「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」(簡稱做「漢字共同體」) 加加減減 lóng 影響 tiòh 漢字文化圈成員近代 ê 「民族國家」² (nation-state) ê 國族想像建構。

Tī 中國，in 利用「漢字共同體」chiâⁿ 做近代「中華民族」或者「中國國族」ê 想像基礎。Hit-kóa 無法度跳脫漢字共同體 ê 「壯族」、「苗族」、「瑤族」等，當然就無形成 in ka-tī ê 民族國家。Ah hit-kóa 跳脫「漢字共同體」ê 舊成員，像講越南、韓國、朝鮮 kap 日本，lóng 重新建構以 ka-tī 為主體 ê 「民族國家」想像。若論到台灣，雖罔 tī 17 世紀初因為荷蘭統治 soah 將台灣 sak chiūⁿ 國際舞台，m̄-koh sòa--lâi ê 鄭成功 kap 清國統治 soah 將台灣 khiú 入去漢字文化圈。台灣 ê 漢字文化特色 soah chiâⁿ 做二次戰後

¹ 「朝鮮」指台灣 tiaⁿ 用 ê 用詞「北韓」，「韓國」指「南韓」。

² 本文 lâi-té ê 民族國家是指 19 世紀以來西方 ê nation-state 概念。Nation 是指 “a society that occupies a particular territory and includes a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, history, and destiny,” nation-state 是指 “a nation governed by a state whose authority coincides with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” (Johnson 1995:188). Chit 方面 ê 討論 mā ē-sái 參考施正鋒 (2000)。

中國國民黨 thang thèh 來做中國國族想像 ê 基礎。雖然 tī 「中華民國」統治時代台灣 ê 「中國化」氣味真重，m̄-koh 以台灣為民族國家想像 ê 本土化力量 mā 一直 teh 提升。

就 án-ne, 台灣一方面有中國化 ê 力量 teh kā khiú, 另外一方面 mā 有來自台灣本身 ê 本土化力量 teh 相 ián。一個新 ê 共同體 tang-sî chiah 會建構完成 tō ài 看伊解構「舊共同體」ê 速度。換一句話講，以台灣為主體 ê 民族國家想像 tang-sî chiah 會建立就 ài 看台灣何時 chiah 會行出漢字共同體。Chit 篇論文 ê 研究目的就是 beh ùi 漢字文化圈 ê 視野探討「漢字文化」對近代 kap 當代台灣 teh 建構國家意識當中所造成 ê 影響 kap 伊解決 ê 法度。

2. 漢字文化共同體 ê 想像基礎

2.1. 漢字文化圈 ê 歷史背景

Beh 了解漢字文化圈 ê 歷史背景，ē-sái ùi 2 個方向來看：第一，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 hām 漢字發源地中國 ê 互動關係；第二，漢字文化圈國家內部 ê 反封建、反知識壟斷、追求文化發展 ê 訴求（蔣為文 2005f）。

第一，ùì 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 hām 漢字發源地中國 ê 互動關係來看，越南、韓國 kap 朝鮮 tī 古早 lóng bat hō 中國直接統治過，就算後來脫離中國來獨立，mā lóng 一直維持是中國 ê 「屬國」ê 附屬地位。公元前 111 年，漢朝 ê 漢武帝出兵佔領越南³，將越南納入中國 ê 直接統治。一直到公元 939 年，南越利用唐朝大亂 ê sî-chūn chiah 脫離中國 ê 直接統治（Hodgkin 1981）。雖然越南人脫離中國來「獨立」，m̄-koh 越南必須承認中國 ê 「宗主國」ê 地位，chit-ê 情形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（SarDesai 1992:19）。公元前 108 年，漢武帝征服古朝鮮，設立「樂浪」、「真番」、「臨屯」kap 「玄菟」四郡。公元 4 世紀，tò tī 鴨綠江南北一帶 ê 「高句麗」人攻佔樂浪郡，結束來自中國 ê 直接統治，朝鮮半島 sio-sòa 形成「高句麗」

³ Hit 當時佔領 ê 區域是等於 chit-mái ê 越南北部。

(Koguryo)、「百濟」(Paekche) kap 「新羅」(Silla) 3 個王國；雖然脫離中國統治，大體上 iáu 是漢式制度。公元 668 年，新羅「統一」朝鮮了，積極模仿唐朝制度；sòa--lâi ê 「高麗王朝」(918-1392) koh 確立科舉制度，「中國」ê 經書變做「朝鮮人」必修 ê 課程，漢字 ê 「正統」地位 mā tī chit-chām 穩固起來 (Taylor and Taylor 1995:203, 255-259)。若論到日本，日本 ùi 先秦時代 tō 有 hām 中國接觸 ê 記錄，漢朝武帝 ê sî-chūn koh bat 「賜」hō 日本「漢委奴國王」金印。雖然日本 m̄-bat 受中國統治，m̄-koh 因為漢朝 hām 唐朝 ê 影響力，中國 mā 變做日本引進文物制度、模仿 ê 對象。像講，日本 tī 7 世紀 ê sî-chūn 所進行 ê 「大化革新」就是模仿中國建立中央集權體制 ê 開始 (Seeley 1991:40)。

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除了政治頂頭受中國支配之外，另外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借用「漢字」、引進「儒家思想」kap 「科舉制度」。Tī 借用漢字 ê sî-chūn, in lóng tú-tiòh 漢字無法度完全表達 in ka-tī ê 語言 ê 問題。In tō 利用「漢字」做「訓讀」⁴、「音讀」⁵，或者造「新漢字」來應付 chit-ê 問題，甚至後來根據「漢字」ê 字形慢慢發展出 in ka-tī ê 新文字系統，親像講越南 ê 「字喃」(Chu-Nom)、朝鮮 ê 「Hangul」⁶、kap 日本 ê 「假名」(Kana)。雖然 in 有發展出 ka-tī ê 文字，m̄-koh chit-kóa 新文字 m̄-taⁿ tī 大中國 ê 政治、文化架構下面真歹生存，甚至 tī in ka-tī ê 國家內面 mā 遭受既得利益 ê 文人統治階級 ê 輕視 kap 打壓。Chit-khoán 「新文字」chiâⁿ-chò 「漢字」ê 附屬地位 ê 情形，延續到 19、20 世紀，反殖民、反帝國 ê 民族主義 chhiaⁿ-iāⁿ 起來，chiah tàuh-tàuh-á 開始轉變 (蔣為文 2005f；Hannas 1997)。

Ùi 國家內部 ê 反封建、反知識壟斷、追求文化發展 ê 「內部因素」來看，chit-kúi-ê 國家因為長期借用「漢字」kap 「文言文」書寫方式，造成掌握漢字 ê 文人統治階級 hām 脫赤腳 ê 做穡人 ê 階級對立。換一句話

⁴ 訓讀：借用漢字 ê 意思，用本國語言發音。

⁵ 音讀：Bô-chhap 漢字 ê 意思，kan-taⁿ 借用漢字 ê 漢語發音，來表達本國語 ê 類似發音。

⁶ Hangul：「南韓」現此時稱呼韓國文字「韓文」ê 意思。Hangul 是朝鮮語文研究兼推動者「周時經」(Chu Si-gyong) tī 1913 年上開始使用。北韓稱呼朝鮮文字「Chosoncha」(朝鮮字)或者「Chongum」(正音)。

講，漢字 $m\text{-ta}^n$ 歹學、歹寫，而且 $chit$ 種古典 ê 「文言文」書寫方式 $h\ddot{a}m$ 做穡人嘴講 ê 「白話」形式完全無 $k\ddot{a}ng$ ，造成古典經書 ê 「解釋權」掌握 $t\ddot{i}$ 文人階級 ê 手頭。脫赤腳 ê 做穡人平時做穡 to 做 $b\ddot{o}e\text{-li\ddot{a}u--\acute{a}}$ ，那有時間 $thang$ 去學寫漢字、學習古典？ $Chit$ 種情形 $l\ddot{o}\text{-b\ddot{o}e}$ 演變做掌握漢字 ê 統治者 $kap\ m\text{-bat}$ 漢字 ê 被統治者 ê 階級差別。

2.2. 高低語文現象

$T\ddot{i}$ 漢字文化圈 $l\ddot{a}i\text{-t\acute{e}}$ ，語言、文字 ê 使用 $\bar{e}\text{-s\acute{a}i}$ 用「高低語言」($diglossia$) kap 「高低文字」($digraphia$) ê 概念來分析。啥物號做「高低語言」 kap 「高低文字」呢？基本上， $chit$ 2 個用詞 ê 概念是類似 ê， $m\text{-koh}$ 「高低語言」主要是指「口語」、「高低文字」是指「書面語」($i\ddot{a}$ 就是「文字」)。

若論到「高低語言」ê 概念，Charles Ferguson (1959) 是第一個有系統性來論說 $diglossia$ 概念 ê 社會語言學家。伊將「高低語言」定義做一個語言 ê 2 個「語言變體」($two\ varieties\ of\ the\ same\ language$) 分別擔任 $b\ddot{o}\text{-k\ddot{a}ng}$ ê 社會功能 ($social\ functions$)。伊 koh 講， $chit$ 2 個「語言變體」當中，其中一個扮演「高語言」($High\ language$)、另外一個扮演「低語言」($Low\ language$)。「高語言」通常有 $khah$ 高 ê 名聲 kap 文學傳統，而且會用 $t\ddot{i}$ 正式場合。相對之下，「低語言」通常會 $h\ddot{o}ng$ 看 $khah$ 無起，用 $t\ddot{i}$ 非正式 kap 私人場合。

後來，Joshua Fishman (1967) 針對 Ferguson ê $diglossia$ 概念提出修改，伊認為「高低語言」無一定 $kan\text{-ta}^n$ $\bar{e}\text{-s\acute{a}i}$ 發生 $t\ddot{i}$ “一個語言 $l\ddot{a}i\text{-t\acute{e}}$ ê 2 個語言變體”； $i\ddot{a}$ 就是講「高低語言」無一定是「語言變體」， $m\ddot{a}$ 有可能發生 $t\ddot{i}$ 「語言」 $h\ddot{a}m$ 「語言」之間，而且語言數目 $\bar{e}\text{-s\acute{a}i}$ 不只 2 個。

$\acute{A}n\text{-ne}$ ，啥物是「高低文字」($digraphia$)？Dale (1980:5) ùi Ferguson ê 「高低語言」概念延伸到“文字” $m\ddot{a}$ 適用， $k\ddot{a}$ 定義做「一個語言使用二種(或者以上) ê 文字書寫系統」。漢學家 DeFrancis (1984:59) $m\ddot{a}$ 針對「高低文字」提出 $k\ddot{a}ng\text{-kho\acute{a}n}$ ê 定義。後來蔣為文 (Chiung 2003:9) $k\ddot{a}$ Dale kap DeFrancis ê 定義修改做「一個社會 $l\ddot{a}i\text{-t\acute{e}}$ 有一個以上 ê 文字系統分別擔任

bô-kāng ê 溝通功能」。蔣為文 chit-khoán ê 定義就親像 Fishman 對「高低語言」ê 定義 kāng-khoán，無限定 tī kāng 一種語言 ê 變體。

若用頂面所講 tiòh ê 「高低語言」、「高低文字」（合稱「高低語文」）來看，漢字文化圈 lâi-té ê 情形是 án-chóaⁿ leh？先就口語來講，漢字文化圈 lâi-té 自古以來各地方就有 bô-kāng ê 語言，像講有廣東話、閩南話、客話、壯話、苗話、瑤話等。雖然 in ka-tī 有 ka-tī ê 語言，m̄-koh in hia ê 讀冊人 piān 若想 beh 上京城赴考，就 ài 學皇帝所在京城 ê 語言（或者所謂 ê 口音），因為皇帝 ê 語言是 hit 當時 ê 標準語，用 tī 教育、行政等正式場合。Iā 就是講，hit-kóa 讀冊人平時生活當中雖然是在 in 地方 ka-tī ê 語言，m̄-koh piān 若吟詩作對、讀四書五經就 ài 模仿京城地方 ê 語音。時間 chit-lèh 久，hit-kóa 讀冊人 koh 將 in 模仿 tiòh ê 京城語音傳 hō in 在地 ê 鄉親 kap 後代。致使 hit-kóa 讀冊人 ê 在地語言 lâi-té 有所謂 ê 「讀冊音」（文言音）kap 「白話音」同時存在 ê 現象。Che mā 是咱台語內面有所謂文言音、白話音 ê 由來。若用高低語言來分析，就 kāng 一個語言來講，文言音就是「高語言」、白話音就是「低語言」。若就 bô-kāng 語言之間來看，皇帝所講 ê 語言就是「高語言」、一般百姓所用 ê 在地語言就是「低語言」。「高語言」因為長期以來用 tī 正式場合 kap 科舉制度，所以 hông 感覺 khah 有水準、有學問；「低語言」因為 seng 平凡，所以感覺真粗俗。像 chit-khoán ê 社會心理其實 tī 目前台灣 ê 社會 lín iáu 真普遍。可比講布袋戲 iā 是歌仔戲 ê 戲齣 lín，piān 若有大俠、文人出現，in 就用文言音講話；若是肖丑仔 teh tak 嘴鼓就用白話。

若就「書面語」來看，漢字文言文就是「高文字」，其他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 lóng 算「低文字」。漢字文言文因為長期以來 hông 當作“正統”文字 koh 有科舉制度 ê 體制支持，所以社會大眾感覺使用文言文 khah 有水準、有學問。Chit 種現象 tī 現此時 ê 台灣社會 mā iáu 真普遍，像講墓碑、祭文用文言文寫生平紀事，廟寺 mā 用文言文寫廟史、對聯，甚至一般人講話、寫作 ê 時為 tiòh 展風神 mā 會 lām kóa “成語” kap 引用古詩、古文。

Tī「高低語文」ê 社會 lāi-té, 高語言/文字無一定永遠高, 低語言/文字 mā 無一定永遠低, in ê 地位 tī 一定 ê 條件之下有可能變動。M̄-koh, 是 án-choáⁿ 漢字文言文有法度 tī 漢字文化圈壟斷高語言/文字 kui 千冬? 是 án-choáⁿ 到路尾 kan-taⁿ 日本「假名」、韓國「諺文」、越南「羅馬字」有才調翻身 ùi 低語言/文字變成高語言/文字? Hit-kóa '壯字'、'苗字'、'瑤字' soah 無法度出頭天?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, 文字本身 mā 是真大 ê 因素! 文字是 án-choáⁿ 會影響 tiòh 高低語文呢? 咱後一節就來討論 chit ê 問題。

2.3. 漢字 ê 迷思 kap 對民族意識發展 ê 束綁

爲啥物漢字對民族意識 ê 發展有影響? 這牽涉 tiòh 漢字 ê 文字結構 kap 本質。因爲篇幅限制 ê 關係, 咱 tī chia kan-taⁿ ē-sái kéng 重點講, 詳細 ê 分析討論 ē-sái 參考 DeFrancis(1990)、Gelb(1952)、蔣爲文(2005c、2005e、2005g)。漢字是 án-choáⁿ hông 利用來發展出新 ê 文字? 咱 ē-sái 用下面 chit 個例來說明: 假使有一個講英語 ê 英國人 John beh 用漢字替英語設計一套新 ê 漢字式文字系統。伊上代先有可能用(1) ê 漢字來表示(2) ê 英語語句。Chit 種方式就是漢字造字原則「六書」lāi-té ê 「假借」。Iā 就是借用漢字 ê 讀音 (tī chia 借用北京音) 來表記英語 ê 語音 kap 語意。

- (1) 哀黑夫土豆戈斯
- (2) I have two dogs.
- (3) 煨 樵 猷 土 狃 狃 獠

後來, John 驚人看 tiòh 語句(1) lāi-té ê 漢字會受漢字字面 ê 語意誤解, 像講看 tiòh “哀黑夫”會誤解是“悲傷 ê 穿黑衫 ê 農夫”, 所以 John 就 tī 原有 ê 漢字頂頭加「形旁」起去, 像(3)所寫 ê án-ne。語句(3) chit 種做法就是所謂 ê 「形聲字」。

後來, 有另外一個英國人 Marry, 伊感覺 John ê 用字無適合, 所以伊 kā (2)寫做(4) ê 方式。

- (4) 煨 樵 靜 吐 獠 猷 猷

Lō-bóe, koh 有一個英國人 Joe kā (2)寫做(5)。

(5) 我 嘿 呼 二 抖 貉 魁

以上 Marry kap Joe 所寫 ê (4)、(5) kám ē-sái? 若就漢字造字原則來看當然 mā ē-sái。若 án-ne, siáng 寫 ê 是標準? 無人是絕對 ê 標準 mā 無人是絕對 ê 無標準! 這就是 chit-khoán 漢字式新字無法度標準化、普遍化 ê 主因。

Tī 漢字文化圈 lìn, hit-kóa 利用漢字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大概 ē-sái 分做 3 類。第一類是 tī 漢字 ê 基礎頂頭依照漢字造字方法, 特別是形聲字, 來創造新字。Chit-khoán ê 新文字 kap 漢字 kāng-khoán 屬「詞素音節文字⁷」。Chit-khoán ê 新文字有越南「字喃⁸」、台灣「歌仔冊文字⁹」、中國「壯字」、「苗字¹⁰」、「瑤字」(周有光 1997:98-108) 等。Chit-kóa 字 ê 外形 kap 漢字真類似, 造字原則大多數 kap 漢字 kāng-khoán, 並無跳脫漢字 ê 思考模式 kap 造字方法。就文字讀寫 ê 效率來看, chit-kóa 新文字比漢字 koh khah 複雜、歹學。若 beh 讀有 chit-khoán 字, 通常就 ài 有漢字 ê 基礎。因為 bat 漢字 ê 人佔人口比例無高, 而且 koh m̄ 是所有 bat 漢字 ê 人 lóng 會支持發展 chit-khoán 新字, 所以 bat chit-khoán 漢字式新字 ê 人 mā 無 chē。換一句話講, hit-kóa chò-sit、脫赤腳 ê 普羅大眾 kāng-khoán 真歹接近、使用 chit-khoán ê 漢字式新字。若 án-ne, 是啥款 ê 人 chiah 有法度操作 chit-kóa 漢字式新字? 主要就是 hit-kóa 落魄 ê 文人。落魄文人 ē-sái 分作 2 類: 一種是 ùi 權力核心 hông 趕出來、不得志 ê 舊文人; 一種是具備民族意識、進步 ê 文人。Chit-kóa 落魄文人因為有漢字 ê 基礎, 所以 chiah 有可能使用漢字式新字。落魄 ê 舊文人因為 tiāⁿ-tiāⁿ iáu 存有大中國 ê 封建思想, 所以 mā tiāⁿ 反應 tī in 用新字創作 ê 作品 lìn。對照之下, 若是 beh 有新思想、民族獨立觀通常就 ài ùi 進步 ê 落魄文人 ê 作品 lìn 去 chhōe。可惜 chit-kóa 進步 ê 落魄文人用漢字式新字所寫 ê 作品因為通路無大, 無法度 tī 脫赤腳 ê 普羅大眾之間普遍流傳。

⁷ 有關啥物是詞素音節文字, 參閱 DeFrancis 1990。

⁸ 像講, 「巴三」(/ba/) 是數字“3” ê 意思。

⁹ 像講, 「勿會」(bē)、 「身長」(lò)。

¹⁰ 像講, 「女八」(/pa/) 是“婦女” ê 意思。

利用漢字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 ê 第二類是「音節文字」，伊典型代表是日本 ê 「假名」(Kana)。第三類是「音素文字」，典型代表是韓國 ê 「諺文」(Hangul)、越南 tī 17 世紀以後透過傳教士發展出來 ê 「越南羅馬字」(Chu Quoc Ngu) kap 台灣 tī 17 世紀透過傳教士發展出來 ê 「新港文字」 kap 19 世紀以後 ê 「白話字¹¹」(Pèh-oē-jī)。Chit 2 類 ê 文字 lóng 真好學、好用，因為無需要漢字 ê 基礎就 ē-sái 單獨學習使用，所以 hō 普羅大眾親近使用 ê 機會加真高。Tng-tong 19 世紀尾 20 世紀初 hit-kóa 韓國、越南、日本進步 ê 文人提倡用 chit 種新造 ê 文字 ê 時，一般國民真緊就 ē-sái kā chit-khoán 文字學起來。當然，民族國家意識就 án-ne 因為讀寫能力 kap 國民教育 ê 建立 soah 真緊形成起來。這就親像西歐國家近代 tī 宗教改革以後因為民眾讀寫能力 ê 建立連帶帶動國民文學 kap 民族國家意識 ê 形成 kāng-khoán 道理 (蔣為文 2005h)。相對之下，hit-kóa 無法度跳脫漢字思考中心 ê 「壯族」、「苗族」、「瑤族」 tī 政治上 mā 無法度形成民族國家意識。

中國 tī 1930 年代 bat 試驗用羅馬字來書寫漢語、進行所謂 ê 「拉丁化」運動 (季羨林 1992:245)。Lō-bóe-chhiú 中國共產黨得 tióh 政權了 tī 1950 年代停止拉丁化運動、改推 sak 漢字簡化。為啥物中國 beh 放棄漢語拉丁化？主要就是顧慮 tióh 中國政治 kap 文化上 ê “一統性” (Norman 1988:257-264; DeFrancis 1950:221-236; Barnes 1974)。In 驚若中國各地用當地語言來書寫，會造成廣東、福建、上海等各地 ê 地方意識發展做近代民族國家意識 soah 來 ùi 中國獨立出去。

3. 台灣 ùi 世界 ê 一部分到漢字文化圈

3.1. 台灣 peh chiūⁿ 國際舞台

1492 年 Kholanpos (Christopher Columbus) 代表歐洲人第 1 pái 行船到美洲大陸；幾年後，葡萄牙 ê 行船人 Gama (Vasco da Gama) tī 1498 年經由

¹¹ 詳細請參閱蔣為文(2005c)、董芳苑(2004)。

「好望角」(The Cape of Good Hope) phah 開歐洲到印度 ê 新航線。15 世紀 ê 結束 tú 好是新航線時代 ê 開始。Tī 亞洲, tòe 新航線時代腳後 táu 來 ê 是西歐 ê 傳教活動、國際貿易 kap lō-bóe ê 殖民主義。

荷蘭人 tī 1579 年脫離西班牙 ê 統治、建立荷蘭共和國, sò--lài 聯合英國 táuh-táuh-á 形成新 ê 海洋霸權。荷蘭人 tī 17 世紀初本底 beh 佔領澎湖 thang 作為 hām 中國買賣 ê 據點, 因為中國明朝 ê 強烈反對 kap 抵抗, 致使無成功。Lō-bóe 中國 hām 荷蘭達成停戰協議: 荷蘭 ài 退出明朝統治之下 ê 澎湖; 荷蘭若是 beh 佔領無屬明朝 ê 台灣, 明朝並 bē 干涉 (史明 1980:58)。Tī chit ê 緣故之下, 荷蘭人 tī 1624 年“轉進”台灣, tī 無 tú-tiòh 中國兵 ê 抵抗之下, 真簡單就佔領台灣。

Tī 荷蘭人來到台灣 chìn-chêng, 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 ê 天下。因為台灣原住民 hit 當時並無形成近代民族國家 ê 政治組織, 致使無法度真有力抵抗荷蘭人 ê 入侵。

荷蘭人 tī 台灣除了剝削經濟資源之外, iáu 從事基督教義 ê 推廣 (Campbell 1903:vii)。In 替台灣平埔族設計羅馬字 ê 文字系統、印教義冊、koh tī 1636 設立第一間用平埔族「新港語」為教學語言 ê 學校 (Campbell 1903:147; Heylen 2001; 林玉体 2003:20)。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 pái ê 學校教育系統。雖然 chit ê 系統淡薄仔“跛腳”、功能有限, m̄-koh 伊提供 hit 當時台灣 hām 世界相接 ê 線 (蔣為文 2005h)。

Anderson (1991:37-46) 分析講「出版」、「宗教改革」kap「當地母語 ê 出頭」是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成 ê 重要源頭。若照 chit 種觀點來看, hit 當時荷蘭人若無 tī 1661 年將台灣讓 hō 鄭成功, 「新港語」ê 出版 kap 教育有可能 lú 來 lú 重要, 甚至「新港語」可能形成台灣平埔族之間 ê 共通語、扮演以平埔族為主體 ê 台灣民族意識 ê 催化劑。

3.2. 鄭氏王朝 kap 漢字文化

雖罔台灣平埔族有可能成為台灣第一 pái ê 民族國家 ê 主體, 可惜台灣平埔族透過新港語想像運命共同體 ê 時間無夠長, 就因為中國明朝遺

將「鄭成功」tī 1661 年領軍進攻台灣來中斷。

鄭成功就類似越南歷史中 ê 趙佗，是透過軍事、政治將台灣往漢字文化圈 sak ê 頭一人（蔣為文 2005a、2005d）。Tī 鄭氏王朝（公元 1661-1683）統治台灣時期，in 推行漢字、儒學、設立科舉制度（林玉体 2003:37）。台灣就 án-ne hông giú--jip-khì 漢字文化圈，一直到 1895 年清國割讓台灣 hō 日本。

Tī 鄭氏王朝 kap sòa--lòh ê 清國統治期間，官方一律使用漢字文言文。雖罔官方用文言文，m̄-koh 民間 mā 有出現類似越南「字喃」ê 文字，he tī chia 咱 kā 統稱做「歌仔冊文字¹²」。Chit-khoán 歌仔冊文字雖罔講是用來寫白話台語，m̄-koh hit-khoán ê 白話 kap 現代所講 ê 白話 bô-kāng，siōng-ke kan-taⁿ ē-sái 講是「半白話」。這是因為歌仔冊文字本身 ê 文字缺陷所造成 ê。

漢字文化圈就是利用漢字文言文做為共同 ê 想像凝聚體。民間發展出來 ê 「字喃」或者「歌仔冊」雖然分別對越南、台灣 ê 個別民族意識（national consciousness）有幫贊，m̄-koh 因為官方 ê 打壓 kap 本身 ê 文字缺陷（歹學、歹讀）soah 無法度發揮類似羅馬字 tī 歐洲帶動近代西歐國家國民文學、國民意識 ê 形成 ê 貢獻。總講一句，漢字文化圈 lāi-té 有 2 款力量：一款是透過漢字文言文建構起來 ê 以中國皇帝為中心 ê 中國吸引力；另外一款是透過「字喃」或者「歌仔冊」chit khoán ê 以在地為中心 ê 本土化力量。漢字文化圈 lāi-té ê 成員是 m̄是有法度脫離中國形成近代 ê 民族國家就 ài 看 chit 2 股力量 siáng khah 強。

越南近代因為有外力 ê 介入，幫贊 in 切斷透過漢字文言文連起來 ê hit 條越南 hām 中國之間 ê 線。Koh 因為法國推行羅馬字 soah hō 越南「青暝雞啄 tiòh 米」得 tiòh 改善越南語書寫效率 ê 工具 thang 提升本土化力量。所以越南有法度 tī 20 世紀解構漢字共同體，行向民族國家 ê 建構（蔣為文 2005a）。

¹² 因為 chit-khoán 文字大多數用 tī 歌仔冊。有關歌仔冊 ê 發展，ē-sái 參閱丁鳳珍(2005)。

3.3. 日本帝國 kap 漢字文化

台灣雖然 tī 19 世紀尾 mā 有外力介入，m̄-koh 因為佔領台灣 ê「日本」本身 mā 是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，所以對台灣 beh 跳脫漢字共同體 ê 幫贊並無大。若準 1884 年 hit 當時清國 hām 法國之間為 tiòh 越南宗主權歸屬問題所發生 ê「清法戰爭」（中法戰爭）延續落去而且法國同時佔領台灣 kap 越南，án-ne 台灣 ê 近代史就 ài 改寫、而且台灣有可能用「白話字」取代漢字。

Án-chóaⁿ 講日本統治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無 kài 大 ê 幫贊？雖然日本自 1868 年「明治維新」以後就非常注重「脫華入歐」而且真重視語文改革 hām 國民教育 ê 重要性（Seeley 1991:136-142）。M̄-koh，日本 ê 語文改革 kan-taⁿ 明顯提升 Kana ê 使用比例，並無完全廢除漢字。為啥物日本無完全廢除漢字 neh？因為自 1931 年日本發動「滿州事件」開始全力入侵中國東北以後，日本軍國主義者氣勢當 chhiaⁿ-iāⁿ。In 為 tiòh 紀錄所佔 ê 中國地名 kap 人名 ê 實質需要，soah 反對廢除漢字（Gottlieb 1995:75-88; Seeley 1991:147-148）。

日本佔領台灣期間雖然一開始就有按算推行日本話，m̄-koh in 對漢字 iáu m̄ 是真敵視。日本總督甚至 tiāⁿ 舉辦漢詩聯吟大會，招台籍文人來官聽吟詩作對 thang giú 近台灣人 hām 日本人 ê 距離（施懿琳 2000:186-187）。日本人就是利用漢字文化圈 lāi-té 漢字 ê「剩餘價值」來做為軟化台灣人反抗 ê 工具。Che kap 法國人將漢字當作破壞法國、越南關係 ê 第三者有完全 bô-kāng ê 觀點。

因為日本政府對漢字無排斥¹³，koh 加上 hit 當時 ê 台灣知識份子對用羅馬字來做台灣話文 ê 書寫工具 mā 無真看重，致使台灣失去用羅馬字取代漢字 thang 切斷 hām 漢字文化圈 ê 關係 ê 機會。像講，日據時期推行羅馬字上有力 ê 蔡培火 tī 1924 年同化會 tng teh 鬧熱滾滾 ê 時建議推行羅馬字 soah 無得 tiòh 重視；tī 1931 年對日本官員「伊澤多喜男」遊說使用羅馬字 mā 得 tiòh 反對 ê 回應（張漢裕 2000:19-20）。

¹³ 一直到 1937 年台灣總督 chiah 禁止使用漢文（葉石濤 1993:59）。

4. 中華民國 kap 台灣共和國想像 ê 建構

公元 1945 年日本投降了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台灣 kap 越南北部¹⁴。爲啥物 hit 當時 ê 台灣人會出現所謂 ê “歡迎祖國” ê 現象？若 beh 講 he 是歡迎祖國“中國”，khah 輸講 he 是一種對漢字文化共同體 ê ñg 望。

咱 chìn-chêng 有講過，台灣雖然經過日本統治，m̄-koh 台灣並無完全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。雖然台灣 iáu 有漢字文化共同體 ê 特色，m̄-koh he koh hām 蔣介石所想像 ê 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共同體無完全 kāng-khoán。蔣介石 kā chit 個 bô-kāng 怪罪對台灣人受日本 ê 奴化，soah 無認清「漢字文化共同體」kap「中國共同體」本 chiáⁿ 就是 2 個無完全 kāng ê 層次。因爲文化 ê 差異，加上經濟 ê 剝削 kap 政治 ê 壟斷，soah 引起台灣 1947 年 ê 228 起義。

因爲 228 起義 ê 教訓，台灣人 chiah 覺醒講台灣 hām 中國是 bô-kāng ê 2 個個體。蔣介石 mā 自 án-ne chiah 體會到 ài 徹底對台灣人實行中國化政策 chiah ē-tàng 穩定中華民國 tī 台灣 ê 生存空間。蔣介石就一方面利用台灣原有 ê 漢字文化共同體特色，像講使用漢字、崇拜儒學、過舊曆年、中秋、清明等，kā 轉換做中國共同體 ê 想像基礎；另外一方面就盡力斬斷台灣本土化 ê 根，像講推 sak 華語、禁止講台灣語言、禁止使用羅馬字。透過出版品、媒體宣傳 kap 大中國 ê 教育系統，台灣真 kín 就建立以中華民國爲基礎 ê 中國共同體想像。

Chit 個中國共同體雖然 tī 1980 年代以後遭受嚴重 ê 挑戰，m̄-koh 到 taⁿ 以台灣爲主 ê 想像共同體並 iáu-bōe 完成。雖然本土政黨「民主進步黨」tī 2000 年執政到 taⁿ 已經 7 冬，m̄-koh 台派 kap 中國派選舉對決 iáu 是 5 分 5 分，甚至 iáu koh 有人走去對岸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hoah 反對台獨。是 án-chóaⁿ 以台灣爲主 ê 運命共同體 iáu 無法度形成主流？Che 大概有下面 kúi 點原因：

第一，台灣自古以來 iáu m̄-bat 成功建立 ka-tī ê 國家或者王朝、欠缺一個光榮 ê 歷史過去。對一個社群來講，bat 有共同 ê 歷史經驗是叫醒成

¹⁴ 有關蔣介石軍隊佔領越南 ê 代誌，ē-sái 參閱蔣爲文 2005a。

員 ê 集體記憶 sòa--lâi 進一步做伙行動來達成社群 ê 共同目標 ê 重要因素。這 mā 是爲啥物 tī 清朝統治台灣 ê 歷史當中，所有 ê “造反”或者革命 ê 領導者 lóng ài 用「反清復明」等 chit-khoán ê 口號來 kho 群眾。可惜「反清復明」chit khoán ê 口號對建立新 ê 民族國家 ê 吸引力有限。台灣有一句俗語講：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」。Chit 句話主要 teh 描寫清朝統治台灣期間，台灣人起義造反 ê 次數 put-lí-á chē。雖然台灣人起義造反 ê 次數真 chē，爲啥物無半 pái 起義成功甚至進一步建立獨立 ê 王朝？Chit ê 原因 m̄-nā 因爲清朝軍隊比起義 ê 民兵 khah 有組織，mā 因爲 hit-chūn ê 人 iáu-bōe 形成整合各族群（ethnic groups）共同對抗清國或者外來者 ê 現代 ê 「台灣人意識」。加上，儒家思想 kap 中國式士大夫教育是 hit-chūn ê 社會主流，kui-ê 台灣或者中國社會 m̄-bat 接觸 hit 當時西歐社會 tng teh 流行 ê 民族國家概念，莫怪起義 ê 領導者 lóng 停留 tī 封建觀念 òng 望有一工 ē-tàng 登基作皇帝。譬如，1721 年有名 ê 朱一貴起義。Tng-tong 朱一貴 tī 初期 phah 贏清朝軍隊 ê sî-chūn，伊真緊就自封「中興王」，m̄-koh tng 伊 hām 做伙 phah 天下 ê 客家籍領導人「杜君英」發生衝突 ê 時，無外久伊就 hō 清朝鎮壓落來。

台灣 mā 因爲欠缺一個光榮 ê 歷史文化，致使台灣對 kā-tī mā 無自信、妥協性格 khah 強。有 sî-chūn 台灣有機會出頭，m̄-koh soah ka-tī 放棄機會。像講，對 tiòh 二次大戰戰後蔣介石佔領台灣 chit 件代誌，台灣人竟然無人有胡志明 hit-khoán ê 眼光要求中國撤軍（蔣爲文 2005a）。Koh 像講，2000 年以後台灣雖然換民進黨執政，m̄-koh 對 tiòh 教育台灣化、本土語言 ê 栽培 soah lóng 無啥 chù-táu、無重視；各大學台灣文學系對台灣母語 mā 無看重（蔣爲文 2004）。

第二，台灣 tī 二次大戰戰後有一批新移民加入，chit-kóa 新移民（中國人）ê 歷史記憶 tú-hó kap 舊移民（台灣人）ê 記憶出現矛盾 ê 現象。Hit-kóa 新移民歷史記憶 lâi-té 對中國 ê 嚮往 kap òng 望 tú-hó 是台灣人 tī 砌造民族國家當中想 beh tàn 掉 ê 一部分。這 mā 是目前台灣政治上“獨”、“統”紛爭、國家認同無一致 ê 主因。Án-choáⁿ 解決 chit 個矛盾現象是台灣邁向

正常國家真重要 ê 課題。

第三，台灣人 iáu 有強烈 ê 漢字文化圈特色。真 chē 政治台獨 ê 人士雖然支持台灣建立主權獨立 ê 國家，m̄-koh 文化上 iáu 是認為 in ka-tī 是華人、祖先來自中國。Chit 種 ê 獨立方式其實是「二個中國」、或者「蕃屬國」ê 獨立模式，kap 日本接收台灣 chìn-chêng 所成立 ê 短命 ê「台灣民主國」kāng-khoán bē 久長。類似 chit-khoán “政治台灣、文化中國” ê 現象其實 tī 漢字文化圈 lín mā bat 發生過。像講，韓國「李世宗」tī 15 世紀中期召集學者研究發明韓國文字「諺文」ê 時就有封建文人「崔萬里」以“一尊華制”為理由上疏反對推行諺文（蔣為文 2005f）。

5. 結論

若準講 hit-kóa 漢字文化圈 ê 舊成員包含日本、韓國、越南等 tī 民族國家 ê 建構路途頂頭已經出世、大漢，án-ne 台灣算是一個早產兒。Chit-ê 早產兒 beh án-choáⁿ khah 會勇健大漢 leh？

台灣民族會 án-ne 黃酸黃酸、飼 bē 大漢就是因為 iáu teh 吸漢字文化 ê 老奶哺！台灣民族若 beh 好 io 飼、gâu 大漢就 ài 實行「脫漢」政策，包含推行台灣語言（包含原住民語、客語、台語）kap 廢除漢字。台灣人若無跳脫華語、漢字 ê 思考模式，伊 ê 下場恐驚 á 會 kap 中國壯族、苗族、瑤族 kāng-khoán 無法度建立政治、文化完全獨立 ê 民族國家。有人講，台語、客語是漢語系 ê 語言，若無用漢字來寫 bē-sái。這實在講是一種對漢字 ê 迷思 niâ。越南以前 mā 是用漢字，後來 in tō ē-sái 廢漢字、改用羅馬字，為啥物台灣就 bē-sái？Tī 語言學頂頭 beh 設計一套羅馬字來書寫台語、客語絕對無問題。台語、客語若無法度改用羅馬字，che m̄ 是語言學 ê 問題，是社會心理 ê 問題，是台灣人 iáu kā 漢字當作「高文字」、漢字共同體 ê 魔神仔 teh 作怪 ê 關係！

有人 koh 會講，中國 hit-pêng mā 有人 teh 用客語、閩南語，án-ne 咱若推 sak 台語、客語 mā 無台灣特色。咱 ài chai-iaⁿ，「脫漢」並 m̄ 是中國有啥物咱就 ài 放棄啥物。若準 án-ne，中國人有食飯，咱台灣人 m̄-tō 免

食飯？「脫漢」ê 基本原則是“脫離中國 ê 思考觀、mài hām 中國爭代表性”。Iā 就是講咱 ài 放棄 hit-kóa 無法度主導 ê 物件、發揚 hit-kóa 台灣 ē-tàng 發揮 ê 特色 án-ne 台灣 chiah 有才調建立文化 ê 主體性。華語、漢字就是咱台灣無法度主導 ê 物件！前 chit-chām-á 民進黨政府講 beh hō 台灣發展 chiáⁿ-chò 世界 ê 華語教學中心。這就 ká-ná 講印度 beh 發展做世界 ê 英語教學中心 kāng-khoán, mā 親像過去中國國民黨講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代表性 ê 政府 kāng-khoán hām-kōa-kōa。是 án-choáⁿ 講台語、客語 chiah 有台灣特色？因為台灣有法度主導！咱 tī chia 舉一個例說明：筆者 tī 2000 年底 bat 去中國廈門做田野調查。照講廈門是閩南語文化 ê 中心，m-koh 現此時 tī 廈門街仔、公共場所真罕 leh 聽廈門人講閩南語，聽 tiòh--ê 大多數是中國普通話。In hia ê 唱片行賣 ê 歌（北京話無算）大約 95% 以上 lóng 是台灣歌手葉啓田、江蕙 chit-kóa 人 ê 台語歌。Chit-ê 現象說明台灣已經取代廈門 chiá-chò 所謂“閩南”文化 ê 中心。Iā 就是講，台灣人透過台語，m-taⁿ 建立台語文化 ê 主體性，koh 有法度將文化產品銷售到中國或者東南亞。

【本論文 goân-té 發表 tī 2005 年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會，10 月 15-16 日，民進黨中央黨部；bat 收錄 tī 蔣為文 2007 《語言、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》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。】

參考冊目

- Anderson, Benedict. 1991. *Imagined Communities*. (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3). New York: Verso.
- Barnes, Dayle. 1974. Language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: standardization. In *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*, Fishman, J.A.(ed.), 457-477.
- Campbell, William. 1903. *Formosa Under the Dutch*. (reprinted in 1992) Taipei: SMC Publishing Inc.
- Chiung, Wi-vun T. 2003. *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Orthographies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*. PhD dissertation: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.
- Dale, Ian R.H. 1980. Digraphia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* 26, 5-13.
- DeFrancis, John. 1950. *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*.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DeFrancis, John. 1984. Digraphia. *Word* 35 (1), 59-66.
- DeFrancis, John. 1990. *The Chinese Language: Fact and Fantasy*. (Taiwan edition)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Ferguson, Charles. 1959. Diglossia. *Word* 15, 325-340.
- Fishman, Joshua. 1967.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;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. *Journal of Social Issues* 32(2), 29-38.
- Gelb, I. J. 1952. *A Study of Writing*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- Gottlieb, Nanette. 1995. *Kanji Politics: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*. London: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.
- Hannas, William. 1997. *Asia's Orthographic Dilemma*. Hawaii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
- Heylen, Ann. 2001.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(1624-1662). In Ku Wei-ying (ed.). *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*, 199-251. Leuven: F.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.
- Hodgkin, Thomas. 1981. *Vietnam: The Revolutionary Path*. London: The Macmillan Press Ltd
- Johnson, Allan G. 1995. *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ety*. Oxford: Blackwell.
- Norman, Jerry. 1988. *Chines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arDesai D. R. 1992. *Vietnam: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*. (2nd ed.). Colorado: Westview Press, Inc.
- Seeley, Christopher. 1991. *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*. Netherlands: E. J. Brill.
- Taylor, Insup; and Taylor, Martin M. 1995. *Writing and Literacy in Chinese, Korean and Japanese*. PA: John Benjamins.
- 丁鳳珍 2005 《「歌仔冊」中的台灣歷史詮釋——以張丙、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》。博士論文：東海大學。
- 史明 1980 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(上冊) San Jose: 蓬島文化。
- 林玉体 2003 《台灣教育史》。台北：文景書局。
- 周有光 1997 《世界文字發展史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季羨林 等 1992 《中國大百科全書：語言文字》。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。
- 施正鋒 2000 《台灣人的民族認同》。台北：前衛出版社。
- 施懿琳 2000 《從沈光文到賴和——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- 張漢裕 2000 《蔡培火全集一：家世生平與交友》。台北：台灣史料中心。
- 葉石濤 1993 《台灣文學史綱》。高雄：文學界雜誌。

- 董芳苑 2004 〈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〉《台灣文獻》，第 55 卷第 2 期，p.289-324。
- 蔣爲文 2004 〈收編或被收編？——當前台文系所對母語文學及語言人權態度之初探〉，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，12 月 18-19 日，台東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a 〈共同體 ê 解構：台灣 hām 越南 ê 比較〉，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——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研討會，5 月 21 日，台灣歷史學會，台北，台灣會館。
- 蔣爲文 2005b 〈台灣白話字 hā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88-116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c 〈白話字，ㄟ仔人 teh 用 ê 文字？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52-81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d 〈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188-201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e 〈越南羅馬字和台灣羅馬字的學習效率及錯誤型態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144-175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f 〈漢字文化圈 ê 脫漢運動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2-22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g 〈漢字對台灣人 ê 語言認知 ê 影響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212-233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h 〈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26-42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